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
第五回 罷印符門生作嬌客 聯手足武士亦詩人

那巡案那珍，湖廣寶慶府人，是個最貪墨的。恨玉公無所賂遺，欲尋事參公他，奈玉公賢名藉甚，沒有半絲的縫兒，及聞辦了這件奇案，愈觸起個妒忌的念頭。恰明年提學道行文各府縣，催考童試，玉公遂將顏少青取了過府的案首，進了庠，入衙謝恩。玉公留著飲酒，正說得入港，忽報夫人添了個少爺。玉公喜得眉花眼笑，留少青住了月餘，才放他歸。俗語說的好，賊官易升，清官難做。被那珍參了一本，調玉廷藻屈抑人才，私賣案首。幸左布政，提學道，聯名保奏，才得罷職放歸。攜眷至永和津，僱了船，欲歸蒙化。猛見一個人跪在岸旁，哭的沙都滾起來。認得的，都說顏秀才送行了。玉公邀進船裡，曰：「賢契，此別不知何時見面了。」言著，早流下淚來。少青曰：「門生無父母妻室掛累，如恩師許我跟隨，做個負錦的奚奴，免得銜環來世。」玉公乍聞妻室二家；便觸起向平的心願來。歎曰：「我本山中人，為巨族所凌，撇了父母，出山求名。自入泮登第，歷名場二十餘年。仕途冷暖，都已厭嘗。父母存忘，恒縈夢寐。嬌兒幼小，恐入山終不免為強鄰所辱。知賢契膽略過人，如肯隨某入山，教輔我兒，小女今年已十六歲，吟詩寫字，都略諳些，願備巾櫛。」少青叩首於地曰：「肢體髮膚，皆恩師所賜，願糜肢體作奚奴之語，寤寐豈遂能忘，至於辱及賢媛誠所不敢。」玉公不由分說，教請夫人出見女婿。少青跪著，一彷徨，夫人已出矣。玉公曰：「賢婿為何不拜岳母。」少青蒼蒼黃黃，不知拜了幾拜。即著人回寓，挑那文篋行李下船，同歸蒙化。見前所住錦溪邊屋，依舊空著，仍暫借此，寄頓行裝。所有跟隨的人，都打發去了，只留兩個丫頭，是服侍小姐慣的。一名雲花，一名煙柳。這煙柳原山西人，其母隨個黃姓的，作蒙化通判，聞得女兒在此，時來玉家探候。一日，拿著幾枝菊花，從那板橋渡將過來。一個人劈面相撞，撞得勢猛，將煙柳的娘，滾下橋去，在水中叫命。恰恰的一隊官軍操演回來，便將這人拿住，救起煙柳的娘，簇擁著到玉公寓處。玉公問出情由，誰知此人，便是笏山中，姓可名當，出山納糧剛回的。這可當生得面如黑鐵，豹眼虬髯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眾人去後，玉公親解其縛，可當曰：「你端的是甚人，是幾時認得俺。」玉公曰：「某本笏山黃石鄉人，出山做官，已廿餘載，今欲還山，未知近來風景若何，我父親尚在否，壯士可為我說說。」可當曰：「官人是玉遇工鄉長的少爺麼，聞說你父親兀自強健哩，你一去二十餘年呵，風俗有些改換了。」玉公曰：「三莊的莊公仍舊麼。」可當拍案曰：「說起來，氣殺俺也。韓紹二莊，且不言他，單說俺們這莊公，是最仁德的，偏偏信用這個明禮，去年被明禮全家殺絕，不留一個，連自己的父親可知彪亦竟殺了，自立為公，你說改換了麼。」玉公顰蹙曰：「偌大可莊，無一個仗義的，卻由他自做自為麼。」可當曰：「可是呢，這些時，氣得俺三屍暴跳，憑仗俺的大鐵椎，何難將渠一家兒，椎做一堆肉餅，與死的莊公報仇。只是俺的父親，偏偏護著他，強著俺降服，做個莊勇。俺只是面從心違，終有日喪在俺手裡。」玉公曰：「終是自己的宗族，忍些兒罷。」可當曰：「官人是做官的人，只知守經，那裡通變。有恩有義的，四海皆兄弟。這些豺虎不食的人，分外刺入眼裡，不拔去不得，那管宗族不宗族。」言著，又惱起來。只見少青上前請曰：「酒已登筵，請壯士小飲數杯，一澆塊壘。」可當聞說，不轉睛的看著少青。問玉公曰：「這小書生是誰？」玉公曰：「是小婿。」可當曰：「這樣玉琢粉搯的佳婿難為官人選得出來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坐地，三人互相把盞。半酣，可當把酒向少青曰：「俺本粗人，只解搶槍弄棒，獨見著能吟詩的真正才子，心中歡喜。你小書生滿身兒儒儒雅雅，肚裡自是不凡，可吟一詩，使俺歡喜。」少青請命題目，可當曰：「題目是不用的，只將前人筆尖橫掃五千人句，續下去，好麼。」少青口裡占曰：「筆尖橫掃五千人，誰識毫端泣鬼神。會見管城妖魅滅，萬家俱作太平民。」可當鼓掌曰：「好詩。」又把盞勸玉公曰：「你這嬌客，不凡不凡。從何處選得出來，老當拜服，老當拜服。」老當吃得酒下了，又連接的自飲了十餘杯，把著少青的詩，放著如雷的喉嚨，吟哦了幾遍。又曰：「俺有幾句和你的韻的，只是不好念出，怕你們肚裡笑俺。」玉公曰：「是必好的，念念何妨。」可當念起來曰：「筆尖橫掃五千人，不愧文壇十二神，縱使俺無食肉相，願隨毛穎滅奸民。」玉公少青俱大驚，起立，實不料此等武人，也爛吟詠，不覺失口曰：「大是奇事。」少青拉著可當的手，笑問：「貴庚多少？」可當曰：「三十有四。」少青曰：「長弟十九年，不嫌酸腐，願拜為兄。」可當曰：「不嫌不嫌，賢弟是最爽快的，不比那啞啞喑喑的頭巾書生。」是時，天色漸昏，添著燭，再飲一回。玉公使人在月下排列香案，令二人醉酒交拜。是夕，少青與可當同榻，各吐露英雄的心事，只恨相識不早。